

• 五味人生

一路风景

前些日子，我与一个老同学在网上聊天。她问我从家里到单位有多远，我告诉她，快速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。她惊讶地说：“太远了！这距离在我们县城可以从东到西骑个来回。”

老同学感叹说：“寒来暑往，你天天在路上奔波，多辛苦呀！”听到这些，我淡然一笑：“不累，一路风景，一路乐趣。”

上班途中，有不少人与我相伴，有不断“走失”者，也有不断“加入”者，大家都骑得急匆匆的，与路边那些悠然自得者相映成趣，形成了一幅反差很大的风景画。

下班途中，悠然自得者自然轮到我了。我慢慢骑着车，或欣赏人们的不同表情，或欣赏街道两边店铺新换的招牌；偶尔买一点儿路边的时令水果和诱人的小吃，或给孩子带个玩具给家人带



点儿喜欢的物品；有时我会进入店内，试穿一下自认为时尚的服装；有时我会给路边行人指路；有时看到路边有突发事，我就帮忙拨报警、急救电话。

寒来暑往，我天天奔波在上下班途中，既锻炼了身体又欣赏了风景，日子久了，这种快乐也感染了家人和朋友。

其实，生活中不缺美景，缺少的是发现美景的眼睛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要善于放大幸福，从平淡的生活中体验快乐。人生需要用一颗感恩的心灵去欣赏，而不要只用一双忙碌的眼睛去观看。生活中多一些欣赏和感恩，就会有不同的收获。风景在哪里？其实，风景就在我们的心里。

老同学似乎受到了我的感染，笑着说：“向你学习，以后我也多欣赏欣赏路边的风景。”

(西工区 马海燕)

• 啼笑皆非

重名烦恼多

那天，有个文友给我发来一个网址，后面注着“热烈祝贺毛海红荣登《大连日报》”，还发了个偷笑的表情。

我喜出望外，迅速打开该网址，差点儿晕倒，标题醒目地写着“打捞毛海红”。原来，毛海红是一种海产品，味道非常好。我这才知道自己与一种海鲜重名了。

后来，我上网搜索，每次都能搜到毛海红，兴奋地打开网页后，让我大跌眼镜，不是“毛海红长相丑陋，味道鲜美”，就是“活捉毛海红”、“打捞毛海红”、“冷冻毛海红”、“清蒸毛海红”、“炒毛海红”、“炖毛海红”、“煮毛海红”等血淋淋的字眼，把我打捞上来，冷冻起来还不罢休，还要把我煎、炒、炸、煮、炖等，使我备受折磨。

除了海鲜与我重名外，还有一些重名的人损害我的形象，比如多家报纸曾刊登过一则寻人启事：毛海红，女，现年38岁，离家出走……

还有一则消息说，毛海红有轻微的间歇性精神病；有一家网站发帖，寻找诈骗犯毛海红……

这些不堪入目、玷污我名字的重名信息，导致经常有不知情的网友关切地问我：“你的病好点儿了吗？你与爱人不和离家出走过？你有前科？”

因我与海鲜重名便“名扬四海”，又因诈骗犯毛海红与我重名，我竟“臭名远扬”。这些重名信息搅得我精神恍惚，甚至经常做噩梦：一会儿被人冷冻，一会儿被下油锅，一会儿被警察抓走……我时常从噩梦中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真不知这样的困扰何时是个尽头！

后来，我干脆在QQ签名上公告：本人系高级动物、职业写手毛海红，无前科、无精神病史、无走失经历……(涧西区 毛海红)



• 好文上墙 <http://bbs.lyd.com.cn/forum-63-1.html>

爹和我的想法不一样

山村的夜晚很静，我和爹上床睡觉，爹说：“明天是星期天，跟我一块儿去卖猪崽吧。”我说：“中。”

我家的老母猪一窝下了18只猪崽，可它只有14个奶头，有4只猪崽没奶吃，两天就夭折了。剩下的14只猪崽在猪妈妈的怀里吃得很快，40多天时间就长到快20斤重了。

明天就要赶集了，我在床上“贴饼子”，爹也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背着2只猪崽，爹和哥每人挑着4只猪崽，翻山越岭早早赶到了农贸市场。空阔的市场像爬满了蚂蚁似的摆满了猪

崽，买猪的人转来转去，卖猪的人叫卖声不绝。爹也在起劲地叫卖着，可就是没人看我们家的猪崽。

我灵机一动，与哥一起主动拉客。我们看准买主就叔叔、伯伯地叫着拉到我们摊前，我还到处向买主炫耀俺家的猪崽好。一会儿，我家的10只猪崽就卖完了。

我十分得意。爹似乎明白我的心思，先带着我和哥逛商店，买了鞋面布回去给我们做鞋用，又买了不少农家用的东西。

中午，爹把我们带到面馆，给我和哥一人买了一大碗羊肉烩面。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，爹在一旁吃着凉红

薯。哥问他咋不吃面，爹说：“你妈知道我爱吃红薯，特意给我带着呢！”

回家的路上，爹问我：“昨晚你咋睡不着觉？”我说：“就是为了吃一碗羊肉烩面。”爹笑道：“你就那点出息……”

我说：“你咋也睡不着呢？”爹说：“我得考虑老母猪一年下几窝猪崽，咱家那30只老母鸡能下多少鸡蛋，能卖多少钱，家里开支多少，剩余的钱供你上学，还得给你两个哥媳妇……”

嘿，爹和我的想法就是不一样！(洛阳网河洛文苑土地的主人)

• 我爱我家

家是什么

徐老师和王校长是朋友圈有名的让人艳羡的恩爱夫妻：事业上比翼双飞，高度默契，连讲课的课件都是互用的；生活上恩恩爱爱，互相欣赏。

近日，我从一件琐事上了解到这对夫妻的相处艺术。

周日上午，徐老师上完培训课，已是12点多了，我们想请她共进午餐，利用就餐时间请教。她抱歉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今天是王校长（她一直这样尊称老公）的生日，家人可能都在酒店等我了。”听到这里，我们当然不能强留她了。

我们听到徐老师在给老公打电话：“你们还在家里？还没有与酒店联系？嗯，怨我没有提前联系好，我现在就联系，联系好了，你们直接到酒店。”

她讲了一上午的课，早已口干舌燥、饥肠辘辘了，只等下课直奔酒店，谁知一大家人还坐等她安排呢！此时不发火更待何时？我们几个有些忿忿不平：“你怎么这样啊？！明明是王校长不对嘛！明知你今天上课还等你安排！”“怪我事先没有跟他交流，想着今天上课，他们在家就会安排好的，谁知没有安排。算了，还

是我来安排吧！”她说。

如果我们遇到此类事情，可能会埋怨、指责，会高一声低一声地阐述事实和理由，来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对方是错的，同时还要教训对方一番。

徐老师说：“谁对谁错，重要吗？为了证明你是对的，他错了，搞得面红耳赤，伤了感情，就算有了结果，还有价值吗？家里人没有对错，只有误解，只是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不同而已。”

徐老师的话让我回味良久：“家里是讲情不讲理的地方。”(洛阳东方爱婴早教中心 刘云)

• 流光碎影

街心花坛的演变

昨天，我陪同几个外地朋友到西工区周王城广场参观天子驾六博物馆。来到广场上，望着博物馆上方六匹骏马拉车的雕塑，我的思绪被拉回到几十年前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周王城广场的北半部仅是一个用冬青围起来的椭圆形花坛，里边种有松树，地面长满了青草。它北望洛阳火车站，南临中州路，东与邮电局一路之隔，就像一个街心花坛。

当时，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，我也经常与小伙伴们来此玩耍。谁能想到，在我们脚下竟埋藏着一个逝去的王朝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花坛的正中建起了一座高大的影壁，上面时而被写上一些毛主席语录，时而被画上伟人的巨幅画像，留给人们的多是那个时期特有的政治记忆。

改革开放后，这里的景色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

1983年，市政府在这里修建了一个街心喷泉，为当时的洛阳增加了一抹亮色，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外地游客来这里参观、留影。

2002年10月，市政府建设城市中心广场时，考古人员发现了东周时期的车马坑遗址，并从中清理出了六匹马驾一车的遗迹，从而用实物印证了古籍中“天子驾六，诸侯驾五，卿驾四，大夫三，士二，庶人一”的记载。

这处遗迹就在花坛的中心，为保护这一历史遗迹，市政府修改了广场设计方案，专门修建了周王城广场，并依托天子驾六车马坑遗址建成了车马坑博物馆。

从此，洛阳又有了一个新的地标——周王城广场。这里的天子驾六博物馆和与之隔中州路相望的“周公营洛邑”大型群雕一起，展示了东周文化元素，成了市民休闲、娱乐、观光的好去处。

(瀍河回族区 陈安菊)

